



ZhongGuo
GangtieLian
尹燕津 著

钢铁连

中国

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军中热血
无悔青春

尹燕津 著

中国 钢铁连

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钢铁连 / 尹燕津著. —北京: 金城出版社,
2007. 1

ISBN 978 - 7 - 5155 - 1429 - 1

I. ①中… II. ①尹… III. ①纪实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83875 号

本作品一切权利归 **金城出版社** 所有, 未经合法授权,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。

中国钢铁连

作 者 尹燕津
责任编辑 刘小晖
文字编辑 王秋月
开 本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20
字 数 300 千字
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印 刷 三河市百盛印装有限公司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155 - 1429 - 1
定 价 39.80 元

出版发行 **金城出版社**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 3 号 邮编: 100102
发 行 部 (010) 64210030
编 辑 部 (010) 88637126
总 编 室 (010) 64228516
网 址 [http: //www. jccb. com. cn](http://www.jccb.com.cn)
电子邮箱 [jinchengchuban@163. com](mailto:jinchengchuban@163.com)
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(010) 64970501

第一章

—

长长的绿皮列车在辽阔的华北平原上奔驰，满目是金色的田野，一望无垠。

这一年，改革的春风已在中国大地吹拂了五年，强劲的气势，就像这列火车一样，勇往直前，势不可挡。

广播里放着歌曲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，优美的歌声中，三十多名某陆军学校毕业学员的欢笑声塞满整个车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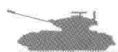
他们有的聚在一起开心地聊天，有的围坐在一起打扑克、下棋，有的随着歌声一起欢快地唱着。人人脸上荡漾着轻松、快乐的表情，就像一群出笼的鸟儿。

这两三年他们太辛苦了。军校正规、枯燥的训练生活，把这些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变得成熟、稳重；“冬练三九，夏练三伏”，把一批弱不禁风的学生变得刚毅、坚强。

如今，他们已成为部队基层军官，踏上了新的征程，怎么能不令人兴奋，尽情享受这美好的一刻。

在车厢的角落里，叶斌静静地坐在窗前，黑红的脸庞抹上了一层金色。窗外的暖风把他的白衬衣紧紧地熨在身上，勾勒出健壮的线条，两块发达的胸大肌高高隆起，刀切斧劈的平头之下，一双大眼炯炯有神，眉宇间透出坚毅的神情。

列车向北奔驰，远远望去，金色，还是金色，偶尔掠过几块绿色池塘，在阳光下闪着晶莹的光，像绿宝石镶嵌在黄金上。



他闭上眼睛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小麦的香甜气充满嗅觉器官。这种味道一直存贮在他的记忆之中，那是一种幸运的味道。

三年前的那个夏天，空气中同样飘荡着麦香，他收到了某陆军学校的录取通知书，在学校引起不小的轰动。他是学校德、智、体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，团支部书记，凭他的成绩，完全可以考上一个很好的大学。但是，他放弃了参加高考的机会，进入了军校。

七岁那年，父亲领着他来到了某空军机场。庞大的运输飞机贴着头顶轰轰而过，震荡着他的耳膜。奇怪的是，他一点儿都不害怕，就像看到天空中飞翔的鸟儿一样，兴奋地指着问这问那。

父亲耐心地向他讲解着飞机的名称、型号、用途。他问父亲：这么大的家伙是怎么飞上天的？坐在里面的飞行员叔叔、阿姨一定是很了不起的人吧。父亲笑着告诉他，长大以后你就明白了。从此，当一名飞行员成了他的梦。

军营的生活使他耳濡目染，他习惯了这里的军号、歌声，还有那些看了不知多少遍的战斗电影，英雄王成的形象被他模仿多少次。父亲的宽大军装，从初中就开始不离身，他早把自己当成军人。

直到16岁这一年，他终于梦想成真。只是上绿下蓝的军装变成了一身国防绿，成了一名陆军军校学员。

第一次出远门，心里不踏实，央求父亲送他去军校报到。

一路上，从军二十多年的父亲，一本正经地用他那政工干部特有的语言和思想工作方式，不知疲倦地讲述着苦难的家族史、光辉的经历，鼓励他刻苦训练，将来一定要报效国家。

他沉浸在无比的兴奋之中，根本没有听进去，甚至感觉父亲啰唆。直到分别时候，望着父亲离去的背影，他忽然感觉自己是的那么的孤独，失去了挡风的墙，避雨的伞。他将一个人面对暴风骤雨、艰难困苦，没人再给他舔舐伤口。他的心脏仿佛被揪了一下，身体飘然而动，仿佛刚刚从父亲的身影里脱胎而出，变成了身穿中尉军服的父亲。他似乎明白了那些啰唆的含义。望着父亲远去的背影，他的视线变得越来越模糊，直到看不清。

如今，三年过去了，他挺了过来。可不知为什么，此时的他心里仍感觉不踏实，就像当初去军校报到一样。

从学校门进入军校大门，他没有社会阅历。军校毕竟不是真正的部队，野战军这个称谓，对一个没有在部队当过兵的“学生官”来说，的确是一个未知的、模糊的世界。



他不断用自己三年所学知识，努力勾画着野战部队的轮廓，试图找到一些自己熟知的环境，应对的方法，以便做好心理上准备。如果说三年前父亲离开时的恐惧，是他年少、稚嫩，那么，现在的他不能用恐惧来形容，只能算是一种成熟的表现。

“哈哈，猪啊、羊啊，送到哪里去呀，送到野战军的厨房里。”车厢里传来一阵特有的怪声怪气歌声。

这声音他太熟悉不过，只有得意忘形的时候，吴鸿才会发出这样的笑声。他的五音不全在中队出名，是名副其实的“跑调大王”。他能从流行歌曲跑到京戏上去。三年中，每当区队、中队参加合唱比赛时，区队长闫明总是把他安排在下面当观众、看热闹。因为只要吴鸿在里面唱，肯定会带着一批人跟着跑调。

叶斌寻声望去，在车厢的前部，吴鸿、唐卫东、赵恒、牛建军正在打扑克，玩拱猪。

长得五大三粗的牛建军，坐在人群里比别人高出一大截，像羊群里的黑牛。硕大的脑袋上挂满了白纸条，样子既滑稽、又可爱。

吴鸿乐得嘴咧到了腮帮子，他撕下一张纸条，往上面吐了口口水，试图粘在牛建军的大扁鼻子上，结果没贴上。

唐卫东捡起纸条，往上擤了一管鼻涕，按向老牛的鼻子，牛建军骂着闪开，吴鸿上前抱着老牛，嘴里喊着赵恒快来帮忙。

白净的赵恒坐在一旁憨憨笑着说，差不多就行了。

叶斌淡淡一笑，这个老牛，总是不长记性，肯定又让那三个机灵鬼儿给算计了。

叶斌、吴鸿、唐卫东、赵恒是最好的朋友，四个人身材不高，脑子灵活，成绩突出，各有特长，号称“四小龙”。

叶斌外号“虎子”，鬼点子多，以战术、射击、障碍见长。

吴鸿长从小练习柔道。因入学之初厌恶枯燥的队列训练，曾装病逃避，外号“老病号”；理论课是优势，全中队室内理论课谁也考不过他，对经商之道颇有研究。

唐卫东身高最矮，知识渊博，精灵古怪，长了一张猴儿脸，外号“猴子”。地形学、参谋业务在全大队拔尖。只要你说出一个国家的名字，他就可以背诵出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、首都、人口、经济等内容。

赵恒是学校足球队队长兼教练，身手敏捷，外号“小贝利”，曾获得全校五



公里武装越野第一名。

四个人脾气、性格相投，属于既聪明又淘气一类。好事出尽风头，坏事也冒尖，爱打抱不平。于是，这个牛建军成了他们经常打抱不平的对象。

牛建军从小在内蒙古边防部队长大，性格暴躁，凶猛彪悍，好勇斗狠，样样拔尖。仗着练过蒙古跤，经常找人切磋，未遇敌手。而且，口出狂言，要一个人摔四个小个子，三局之内摔倒他就认输。

“四小龙”早就瞄上了他，个个愤愤不平，决心联手挑战。

“四小龙”挑战牛建军，一时间成了中队新闻热点。

好事的烟鬼们提前下了赌注，赌资是一条五朵金花烟。这可是学员一个月的津贴费啊。连中队干部都津津乐道地议论着，期待着看一场好戏。

挑战那天，第一回合，“四小龙”急于求胜，配合不好，被彪悍的牛建军悉数扔在地上。

第二回合一开始，“四小龙”玩儿出“三龙托猴儿”的招数，叶斌和赵恒突然抱住老牛双腿，吴鸿搂住后腰，唐卫东趁机会像猴子一样窜上老牛的脖子，双手死死地抱住那颗硕大脑袋。不等他反抗，四个人一起发力，下掀上搬，五个人一起摔在地上，激起尘土一片。

场地上一片沸腾，连中队长韩永生也高兴地蹦了起来。

坐在地上的牛建军脸臊得通红，嚷嚷着还要摔第三回合。

“四小龙”一抱拳，昂首挺胸，扬长而去，气得老牛直跺脚。

从此，他们成了冤家对手，只要是有机会，就要斗一斗。牛建军敢吹牛，“四小龙”就敢出面跟他较劲。几年来，双方互有胜负，谁也没把谁整服。反倒成了好朋友，争吵斗气已成为家常便饭，打打闹闹同窗三年。

如今，他们又一起分到了B集团军的R师，简直是开心快乐极了。

想着即将到达的B集团军，叶斌脑子里一点感觉也没有。就像一只刚刚断奶，被母虎扔到森林之中的小老虎，自己要抵御危险，克服疾病，独立生存。

“想啥呢，准备踢前三脚呢？”大个子刘保国笑咪咪坐在他身边。

刘保国是他的中学同学，俩人又一起考上军校，对他像小弟弟一样关照。是一个酷爱读书的“书虫”，爱找乐子，随时准备跟别人抬杠的家伙。外号“刘大杠”。

叶斌掏出烟递给他：“一头雾水。连野战军的味儿都没闻到，何谈前三脚？”



“怎么会没闻到味儿呢？每个县、市级车站都有学员下车，B集团军所属部队应该是沿铁路线布防，这算闻到一些野味儿吧。”

叶斌笑道：“你又抬杠！我说得是野战军是个什么样子，和军校有什么区别？不瞒你说，我虽然是部队院里长大，但对野战军的印象还停留在电影里。长长的行军纵队，草帽圈，打着绑腿的战士，指导员站在队前动员，军长、参谋长抽着烟，背着手在地图前沉思，仅此而以。究竟是个什么样子，脑子里一点儿概念也没有，心里总感觉不踏实，就像快要发起进攻，不知道敌情一样，这仗打得含糊。”

刘保国道：“你啊，还跟上中学时一样，属于多愁善感，自寻烦恼型。毕业之前，曲教导员不是讲过课吗？野战部队突出就是个‘野’字。我理解就是部队一般都驻扎在山沟和荒郊野岭，肯定很艰苦；再有就是‘野路子’，干什么的都有。有训练的，有打坑道的，有生产的，赶上什么算什么。教导员入伍就赶上连队打坑道，整整打了三年。反正，野战部队绝对不会像军校一样正规，号响出操、哨响吃饭，天天训练，年年打炮。”

“这是我最担心的。”叶斌愁眉不展道：“万一把咱们分去打坑道部队，天天跟石头打仗，那咱们这三年不是白学了，多没劲。”

刘保国劝道：“这可说不准。不过，我听说这B集团军R师是机械化部队，全军屈指可数，让这种部队打坑道的可能性不大，但生产、施工是有可能的。毛主席都说部队是战斗工作队、生产队。”

叶斌激动地说：“你又诡辩，后面还有一句话，部队首先是战斗队，永远是战斗队。野战军除了野外艰苦，重要的是作战，部队的根本职能就是提高战斗力，随时准备打仗。搞什么施工、生产啊，我可没听说过人家外军种地、打洞的。”

刘保国嘿嘿笑道：“你小子就知道训练、打仗。是不是看南边又打起来了，你心里痒痒吧。现在改革开放是主流，经济建设为中心。邓大人都说了军队要忍耐，要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。咱们国家穷，连温饱都没有解决。养不起这么多部队。只有靠部队自力更生。你看看‘802’演习的装备，整整落后外军好几代呢。”

叶斌烦躁地打断他：“不打仗哪来的经验教训，部队怎么改革？1979年对越反击战的教训告诫我们：部队长期不训练，不提高战斗力，战场上就要付出血的代价。国家不安定，怎么搞经济建设？军校培养三年，就是让我们到部队搞训练、练打仗的，要是不干这事儿，还不如回家当工人、农民。”



“哈哈，你瞧你，争论问题还急眼了。我也不愿意到部队当工程兵、盖房子种地呀！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下了连队专业不对口。曲教导员上课不是说了吗，现在部队正缺基层干部，不一定按专业分配，专业不对口的情况很可能发生。咱们第六期毕业学员有两千多人，保不齐让你干个司务长伍的。”

叶斌生气道：“要干你干，我可不干司务长呢，多丢人哪，整天跟萝卜白菜打交道。”

“得得得，我替你干，你小，我让着你行了吧。”他凑近了神秘地说：“告诉你一个乐子，早上上火车的时候，我发现吴鸿从车站小卖部买了几条烟，就问他买这么烟干什么，你猜他说什么？”

“说什么？”

刘建国笑道：“他说这里的带把儿芳草烟便宜，一来可以到这边赚个差价；二来关键时候可以用来搞关系。”

“这个老病号，一脑子商品经济和后门关系，真是没救了。”

刘建国正经道：“可别这么说，他可是咱们中队有名的‘千元户’，这几年没少倒腾。”

一声汽笛响，火车忽然减速，广播里传来女播音员的报站声，即将到达G镇。

牛建军抹掉脸上的纸条，用带着羊膻味儿大嗓门儿高喊：“带好行李，准备下车！”

吴鸿收拾着扑克道：“这么快就到了，还没给老牛凑够十头猪呢。”

牛建军瞪眼骂道：“你个球大东西！”

车站广场一片繁荣的景象。宽阔的广场被商贩的各种摊位分割成迷宫一样，叫卖声此起彼伏。商铺门口大号音箱里播放的《我的中国心》，震得耳朵生疼。

穿过曲折狭窄的通道，广场外，一台解放10B在那里等候。牛建军走过去和一名干部模样的人交谈了几句，便大声招呼着登车。

上车后，牛建军清点人员发现吴鸿没有上来，便大声嚷嚷，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。

唐卫东笑道：“肯定又看上漂亮姑娘，准备在沙家浜扎下去啦。”

大家哄笑起来。

正说着，一件行李扔上车箱，吴鸿一窜爬上车，手里拿着一大包东西：

“我说哥几个儿，这儿的豆腐丝真香，来，都尝尝。”说完，递给众人分享。



刘建国抢过一络塞进嘴嚼，故意逗道：“嗯，是香。肯定比学校的便宜吧。”

吴鸿得意地说：“那是，才一毛钱一把，比学校便宜五毛钱。”

叶斌拍了他一下：“老病号，干事别老没正形儿。你是不是又算计着倒腾豆腐丝啊？”

吴鸿笑道：“那可没准儿，这叫市场调查，按照咱们炮兵的术语叫阵地勘察。”

牛建军将一大把豆腐丝扔进嘴里道：“你个球大东西到处瞎跑，注意遵守纪律。”

吴鸿瞪眼道：“少废话，我要不瞎跑，你能吃上草。瞧你那吃相儿，一口吃了我一把。”

叶斌拉吴鸿坐下，悄悄地问他烟的事儿。吴鸿咬着耳朵说，他卖给了当地小店，赚了二十块钱，买豆腐丝花了五毛钱。

叶斌心里挺佩服他的生意经，别人看似不起眼的事，他总能从中找出商机，这一次就赚到排长半个月工资钱。

二

G镇是华北中部的一个小镇，四通八达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，R师的部队就部署在铁路沿线。

这是一支以红军起家的英雄部队，战绩不用多说，光是出了三位共和国元帅、四位国家领导人、一百多名将军的殊荣，已经让全师官兵人人骄傲的不得了，个个牛气冲天，谁要是说R师不好，就敢跟你玩儿命。

正如战争年代野战军嘉奖令中写到的那样：“部队敢打硬拼，作风顽强，完成作战任务出色，但有时有骄傲自满情绪，望克服之。”这种骄傲和自豪感被视为部队的传统优势代代相传，有了她，部队就有了凝聚力、战斗力。

师部位于G镇以西5公里处一个院落中，巨大的影壁墙白底红字刷着毛泽东的草书——为人民服务，令人肃然起敬。一座灰砖灰瓦的二层楼，木质的椽子，屋檐四面走水。半人多高的绿篱围绕，几株高高松柏很有气势。

解放车拉着学员们进入了大门，心情无比激动的叶斌刚从车上跳下来，就感到一股骄横之气扑面而来。



带车干部走到队前，眼皮都不抬一下，一脸严肃地翻开手中的花名册，傲慢地说：“我是师政治部干部科刘干事，念到名字的人在我的左手边以团为单位站成一路。”

“牛建军，师直警卫连报到；唐卫东，师直侦察连报到。”

“叶斌、刘保国、赵恒……到 W 团报到。”

“吴鸿、陈德树、吴冰……到 L 团报到。”

“鲁小源……”

学员们纷纷拿着行李，自觉地站成一路。

叶斌转身小声问刘保国：“怎么连句欢迎词都没有，感觉像是在分萝卜、白菜。”

刘保国笑嘻嘻地说：“怎么着，还要给你弄挂鞭炮放不成。”

“你怎么总抬杠啊。”

赵恒凑上来低声说：“我听我们班长说过，他新兵刚到部队时戴着大红花，敲锣打鼓放鞭炮欢迎，晚上还吃了鸡蛋面条呢，可香啦。”

刘保国嘴一撇：“你们班长肯定在家没吃过鸡蛋，准是饿疯了。咱们又不是新兵蛋子，还讲究什么排场。”

叶斌不满道：“好歹咱们是干部，说几句客气话怎么了。上来就拨拉，太不热情。”

刘保国接道：“干部咋了，那也是新干部蛋子。”

赵恒捂着嘴乐道：“这个称谓靠谱儿，咱们刚穿上四个兜军装，确实是个新干部蛋子。”

吴鸿拿着行李站了过来，前后左右看了看，疑惑地说：“你们哥儿仨这回美了，怎么把我一个人分到 L 团。”

叶斌美滋滋地说：“谁让你刚才私自脱离主力部队，还勘察什么炮阵地，找不到革命队伍了吧。”

吴鸿焦急地说：“这可不行，我得想想办法，得和你们分到一起去，要不我一个人得憋出毛病来。”

刘保国逗道：“你不是带着烟吗，赶紧去拉关系啊，不然来不及啦。”

吴鸿一拍脑门儿：“对呀，怎么把这事儿忘了。幸亏我留了个心眼，不然拿什么套瓷儿。”他急忙在背包里翻腾。

刘干事念完之后，让大家原地休息，等待各团来车接，转身往楼里走。

吴鸿撒腿就追上去，把刘干事拉到旁边，小声说：“领导，我们一个队的



同学只有我一个人分到了 L 团，您看能不能帮帮忙调一下，把我也分到 W 团，师直也行呀。”

刘干事上下打量着他说：“这恐怕不行，政治部领导都签了字，你就老老实实去报到吧。”

“这不是求您帮忙吗，哪怕跟别人调换一下也行。这个您收着，”说着，他把一个报纸包塞到刘干事手中，小声说：“这是我从学校带来的过滤嘴香烟，您尝尝。”

刘干事不耐烦的用手一挡说：“你以为这是卖鸡蛋吗？多一个少一个可以讨价还价。这是干部任职命令，不是儿戏。军校没教你怎么服从命令吗？真是够呛！”说完，生气地进了楼。

吴鸿神情沮丧地回到队伍里，几个人关切地围上来询问。他低着头，一声不吭。

牛建军拍着他肩膀说：“‘老病号’，没球事，在哪儿都一样干，反正都在一个师，离得又不远，我们会去常看你，高兴点儿。”

刘保国开着玩笑：“是啊，保不齐你小子将来跑到我们 W 团来当团长呢。”

吴鸿苦笑道：“别逗了，你们都有伴儿，就我一个人耍单儿。”

各团的车陆续到来，吴鸿孤零零地上了 L 团的汽车，钻到里面就没再露面，叶斌非常担心这种冷漠会伤到吴鸿的心。

他们都没有做好应对困难的充分准备，心理承受力脆弱，可能一件不经意的，能让美好的向往变成一种失落。初到野战部队的学员们，人地生疏，都愿意有个知心朋友相伴。没人同伴，没有倾诉的朋友，自己只能忍受着各种猜忌，防备着来自对手的威胁，要想生存下去，就必须鼓起勇气，顽强抗争。

汽车拉着 W 团的学员向西奔驰。公路两侧高大的毛白杨笔直地伸向天空，顶端的树冠紧紧地握在一起，形成一条绿荫通道。

公路右侧的山脚下，一台小火车“突突突”地吐着白烟，慢慢地向前移动，远远望去，像一列微缩的玩具火车。

刘保国从车厢里站起来兴奋地喊：“嘿，快看啊，这玩意儿新鲜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有这么老的古董。”

战士队的学员马军道：“这是皇家御用小火车，是清朝政府专门为给皇帝上坟修的，目前仍作为客车使用，每天两趟到 G 市火车站，票价两毛。”



赵恒道：“看来这里风水不错，连皇帝死了都愿意住在这儿。”

马军接道：“何止皇帝，刺杀皇帝的壮士也住在这儿。”

叶斌兴高采烈地说：“这里可真热闹，阳间没斗够，阴间接着斗。咱们来到这里就算是个壮士吧，初生牛犊不怕虎，敢把皇帝拉下马。”

刘保国呵呵笑道：“你小子这是抄得谁的歪诗啊，净胡咧咧，还大言不惭地自称‘壮士’。我看顶多算个‘小道士’，一下山就四处挨打，做事到处碰壁。没准儿一个回合就让人家打回老家，脱军装回家做生意去啦。”

叶斌道：“我肯定不会，‘老病号’有可能，你看他刚才那个样子，脸都不愿意露一下，已经被人家打晕啦。”

“快看，装甲车！”

车上的人都站起来向前观看。

汽车前方，一辆大拖车载着一台装甲输送车在公路上慢腾腾跑着，解放军小心翼翼的超了过去。

马军说：“这是咱们团的63式装甲输送车，我的战友来信说，团里改装机械化，每个连里都有装备。”

叶斌好奇地问：“你原来是这个部队的吧？怎么什么都知道。”

马军道：“我原来是三营八连的文书，两年前从连队考上军校。”

刘保国紧紧拉住他的手说：“可找到你了，咱在野战部队也有亲人啦，而且是军校同窗，以后还需多多关照。”

马军不好意思道：“千万别这样说，我也是新干部蛋子，离开部队两年，情况变化太大，咱们还是相互照应吧。”

马军人长得很精神，总是笑呵呵的，一副精明的样子。他一入伍就被选到连部当通信员，深得连长厚爱，第二年就当上了文书。部队正值战士考学，他便潜心复习，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军校。两年来，原来的老连长已是副营长，而且，他已经给领导写了信，请求回到八连当排长，心情格外激动。

虽然他与这些“学生官”出身不同，自己是中专，“学生官”是大专、大本，但在部队生活一年的经历，成了他的优势，使他没有了距离感。面对同学们像新兵一样好奇的神情，他甚至感到这些“学生官”挺可笑，身上的学生气太浓，对野战部队十分陌生。于是，内心充满优越感。一路上滔滔不绝向学员讲述着老部队的历史。

W团集团军主力团之一，部署在以卧虎山为中心的山沟里，以营为单位分散居住。据说当年有个军区副司令来到这里为部队选住址，中午喝多了酒，



站在山坡上撒尿，发现这里丘陵起伏，地形隐蔽，就在地图上随便划了几个圈，定下了各营分散部署的状态。他的理由很充分，这样的配置符合核条件下，一枚战术核弹不能同时毁伤两个营的战术要求。

叶斌听了笑道：“这个大老粗司令真好笑，一泡尿定乾坤。”

马军接道：“现在部队也掀起‘文凭热’，没文凭不能提职。年初，我们副营长，也就是我的老连长，管我借高中教材，说是要参加团里文化补习班，拿高中文凭，不然，进步受限制。你们这些‘学生官’可是具有高等文凭的干部，稀缺的很。”

刘保国接道：“看来咱们这些大专生、本科生来到这儿算是高级知识分子啦。李春，你说是不是？”他回头冲一个高个子学员喊道。

身材瘦削的李春是地方大学生，在师范大学就读四年，又在军校学习一年军事，号称“四加一”学员。

他挥挥手说：“刘兄此言差矣，没文化不见得不能带兵，有文化也不一定能带好兵，进了野战部队要学会入乡随俗。是龙要盘着，是虎要卧着。一定要低调点儿。”

刘保国回敬道：“还是师范大学毕业的有文化，说出话来是那么有哲理、有深度。”

叶斌沉思着说：“这个挺有意思，‘学生官’碰上‘老军官’，有点儿秀才遇到兵的味道。‘学生官’初生牛犊，‘老军官’根深蒂固，这一新一老、一文一武捆在一起，肯定会有不少的故事，演绎出不少精彩好戏来。”

赵恒接道：“咱们毕业前不是上过这一课吗，叫如何与老干部、老班长搞好工作配合。说得就是这个事儿，我想，只要咱们谦虚谨慎，虚心请教，一定会搞好关系。”

马军道：“现在部队政策变了，停止从战士中直接提干，军官必须经过军校培训，岗位空缺较多。一些老骨干当兵五、六年还在服役。我的老班长孩子都有两岁了，感觉自己没有出路，对部队政策不理解，经常写信发牢骚。”

刘保国晃着脑袋说：“看来咱们正赶上新老交替的时候，上有老家伙们压着，下有老骨干们顶着，我们在中间要受夹板气喽。”

叶斌拍着他肩膀说：“别那么悲观，人都来了，还怕这怕哪，拿出杨子荣打虎上山的气魄，迎来春色换人间，甘洒热血写春秋。”

刘保国撇嘴道：“吹吧！小心风大闪了舌头。”

说话间，汽车开进了一个部队营区。门口站岗的两个士兵，腰带松松垮



垮，军帽歪歪斜斜，懒散地靠在墙上吃东西。

叶斌看了很不舒服，捅了一下赵恒道：“嘿，你看看那两个哨兵，怎么看也不像正规部队的样子。”

赵恒也皱着眉道：“是啊，有点儿像游击队，比咱们军校大门的岗哨差多了。”

汽车在一座二层小楼前停下。郑干事从驾驶室跳下来，招呼大家下车到中灶食堂吃饭。

叶斌追上去问：“郑干事，中灶是什么灶？”

郑干事笑了笑说：“中灶就是团领导机关吃饭的食堂。”

叶斌眉开眼笑道：“这还不错，感觉比师部热乎多了，第一顿饭就让咱享受团领导的待遇。”

刘保国推了他一把：“别臭美啦，快进去吧，去晚了馒头就没了。”

“不会吧，这又不是在军校抢馒头。”赵恒自言自语地嘀咕着，急忙走进食堂

食堂很宽大，中间摆着七八张圆桌，其中一张圆桌上摆着三个炒菜，一盆馒头。

坐了一下午的车，大家都感觉饥肠辘辘。十几支手同时向馒头发起攻击，瞬间即逝。

刘保国三口两口吃下一个，看到盆子里的馒头没了，便嘟囔一句：“你看，我说什么来这，好馒头架不住饿狼。”

叶斌瞪眼道：“你才是饿狼，大馒头堵不住你的嘴。”

刘保国咽下嘴里的馒头，两手一摊道：“没馒头怎么堵住嘴。”

赵恒掰下自己手里的一块馒头递给他：“我在火车上垫巴过了，你先凑合吃。”

刘保国笑道：“还是小贝利厚道，谢谢啊，我一会儿还你。”

一个小个子炊事员又端上两盘馒头，刘保国急忙用手抓起两个，脸上堆着笑说：“班长，能不能来点儿酱豆腐或者咸菜什么的？谢谢您啦。”

小个子炊事员脸一红，不好意思地跑进操作间。

叶斌翻着白眼道：“你这四个兜儿的军官，管人家两个兜儿的新兵叫班长，你倒是不害臊，可把人家弄得脸通红。”

赵恒也数落道：“就是，毛病还挺多，凑合吃点得啦，还要这要那的，你以为你真是团领导呀，刚下来就搞特殊化，一点儿都不低调。”



刘保国反驳道：“嗨，你们两个小家伙成心找碴儿是吧，刚才是谁说要谦虚谨慎来的？我叫他班长怎么啦？这叫尊重，比谦虚还谦虚呢，毛主席说过，我们来自五湖四海，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，官兵团结互爱才能得胜利。”

正说着，小个子炊事员端上一盘咸萝卜条和酱豆腐，头也不抬地跑了回去。

刘保国得意地笑道：“你看看，胜利果实立马出来了。人家新兵心里指不定多美，估计我是第一个管他叫班长的领导，心里一高兴，上来这么一大盘。你俩是咸吃萝卜淡操心，有本事别吃啊！馒头夹酱豆腐是绝配。班长啊，再来盘馒头。”

李春笑道：“保国，你这张嘴可是够能侃得，快比上我们师范大学的纪老师啦”

叶斌补充道：“他呀，能吃能侃是个当司务长的料儿。”

刘保国瞪眼道：“别瞎说啊，一会儿就要宣布命令了，我这心里还悬着哪，少说不吉利的话。”

几个人“嘿嘿”地乐了。

晚饭后，郑干事把学员们带进团办公楼一层的会议室，告诉他们团领导要来讲，宣布任职命令。

会议室陈设简单朴素。墙上挂满了战争年代、和平时期颁发的锦旗、奖状。

东侧墙正中，挂着一面军区颁发的集体三等功锦旗，上写着“落实责任制先进单位”。

看着墙上的各种荣誉，叶斌心里非常激动。这才是真正的野战部队，从东北到海南，打遍了半个中国，是当之无愧的主力团，看来这回是来着了。

他捅了一下赵恒道：“看看这荣誉，多牛啊！这回不是分萝卜、白菜的态势。”

赵恒小声道：“你先别急着下结论。我刚才听马军跟郑干事聊天，说咱们这批学员不一定都能下排长命令，可能还有别的岗位。”

“不会真的让我干司务长吧。”刘保国脸色紧张起来。

叶斌捂着嘴乐道：“这可说不好，看你刚才的吃相和叫咸菜的派头儿，挺像的。”

李春叹口气说：“唉，成事在天，谋事在人，现在，咱们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，听天由命吧。”



正说着，郑干事引导一位秃顶微胖的老干部走了进来。

学员们赶紧屏气凝神，端正坐好。

“同志们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咱们团留守的4号首长，王副政委。得知今天咱们学员报到，专门代表团首长来欢迎你们。下面，我们以热烈的掌声，欢迎4号做指示。”说完，郑干事带头鼓起掌来，学员们跟着整齐地拍着手。

4号首长微笑着，用浓重的东北口音发表了欢迎词，向学员介绍了部队的情况。

W团是一支具有光荣历史的英雄部队，集团军四大猛虎团之一。组建于1937年，老底子红军部队。在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战争、和平建设时期都创下了卓越的功绩。目前，部队机械化改装已基本完成，正在进行新装备试验和训练。为保障建国35周年庆典活动，部队正在外施工、生产，任务非常繁重。

王副政委最后说：“团党委对你们的到来非常重视，尤其是地方大学生干部。目前，部队缺编干部较多，急需你们这样有文化、有能力的年轻干部。希望你们无论分到什么岗位上，要尽快适应基层环境，发挥你们的优势，立足本职干好工作。我也预祝你们在新的岗位上，工作顺利，干出成绩。下面请郑干事宣布一下你们的任职命令。”

学员们听了首长的讲话，人人脸上泛着红光，跃跃欲试。

叶斌更是庆幸自己分到真正的机械化部队，今后，可以大展宏图干一场。同时，他心里也纳闷儿。既然是机械化部队，怎么连队都在外边施工生产，不留在家里训练呢？训练与施工生产不矛盾吗？他有点儿一头雾水。

“我宣布一下任职命令”。郑干事站起来，翻开文件夹道：

“刘保国，任命为二炮连司务长。”

刘保国愣了一下，急忙立正回答：“是。”

叶斌心里一紧：坏了，果然让他言中，保国真的当上了司务长，真不该跟他开玩笑，难道我也会当司务长吗？

他的心突突地乱跳起来。在他的意识中，司务长就是一个每天骑着自行车买菜做饭的大炊事班长，一个吃得红光满面，除了做饭就是睡觉的家伙，充其量是个后勤保障人员。他可不愿意干这种无聊的闲差。他的心都在训练场上，要当一个真正的指挥员。

“马军，任命为八连三排长；李春，任命为七连司务长……”